

报道名称：（眉）广州派驻梅州扶贫干部陈华明患肺癌不幸去世 村民悲痛缅怀

（主）贴心“侨联大叔” 你怎么不回来了？

刊发时间：2013年1月31日

刊发版面：A2版

正文：

梅州市丰顺县建桥镇，陈华明的宿舍里，一份三社村扶贫总结报告静静地摆在桌面。去年12月18日下午离村前，他与三社村村干部击掌相约，要为村里单亲孩子找赞助让他们能安心上学。

建桥镇三社村，在陈华明帮助下脱贫的曾繁平，去年底刚刚建好了新房子，一心等着“侨联大叔”回去看他搬新屋，喝他的乔迁喜酒。

广州大沙地家中，妻子清楚地记得与陈华明约定今年夏天一家三口去他驻村的地方走走。女儿记得，爸爸说要看着她教村里的孩子画画。

如今，这一切都已无法实现。

一场来势汹汹的重病将陈华明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13年1月28日晚10时02分。这位46岁农家子弟的扶贫梦戛然而止，距离3月31日他驻村干部任期结束只剩两个月。驻村17个月里，这个来自广州市侨联的扶贫干部馈赠给村里的一切，深深印刻在村民们的记忆中。

“他是村里最忙的人”

“两山高压，一水直流”是梅州市丰顺县建桥镇三社村的地理写照，村民们世代依靠耕种贫瘠的山田度日。广州市侨联结对帮扶之前，三社村穷得叮当响，全村334户1369人中，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元的贫困户便有37户171人，村集体收入为零。

去三社村扶贫，是硬肩膀才能挑起重担。此前，广州市侨联派了一名干部前往，由于种种原因，该干部不得不中途请辞。2011年9月，陈华明走进了三社村。

来“晚”了的陈华明很着急，一心扑在工作上。

“他太累了，是村里最忙的人。”村支书曾祥棍说，陈华明几乎连吃饭睡觉都在想着如何帮助村民脱贫，回广州休假还天天不忘打电话跟进工作。

建桥镇陈华明的宿舍里，只有一床一桌一凳。

“他是农村长大的孩子，生活俭朴，对农村没有陌生感。”建桥镇党委书记罗炳元说，他多次提出帮陈华明添置新的办公用品，陈华明却屡屡婉拒。罗炳元就住在陈华明宿舍楼下，经常深夜里见到他房间还亮着灯。“好几次上楼邀请他去吃夜宵，他都说要加班走不开，说饿了泡个方便面就行了。”

17个月里，陈华明在三社村留下了一长串的印迹：150亩沙田柚树，200多亩名贵树木；4.5公里长的3条村道铺就水泥路，并安装了路灯；解决了122亩农田的生产灌溉难题；334户村民喝上“放心水”；为31户贫困户盖好房子；26名白内障患者手术后重见光明；破旧的村小学完成了升级改造；村里垃圾不再随处可见，取而代之的是万株桂花飘香……

根据去年年底的统计，三社村贫困户平均年收入从原来的1000多元提高到6689元，脱贫率达100%；村集体经济收入从0元增加到10.8万元。

病情来势汹汹无法挽回

去年12月18日夜，陈华明独自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从梅州赶回广州家中。

陈华明告诉妻子，他背疼得厉害，想第二天去广州医院做个检查。此前，疼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黄晓云当时没太在意，以为丈夫不过是肌肉旧伤复发。但接下来几天，陈华明疼得夜不能寐，甚至无法躺下，只能靠在床头。黄晓云的心悬了起来。

“爸：我等你回来”。去年12月22日，陈华明的独生女儿小其（化名）在米黄色的贺卡上写下了这句话。除了这句简短的话，还有一张深蓝色彩笔勾勒的笑脸。粉红粉蓝色系的贺卡信封上写有“To father”，并点缀着郁金香和圣诞树。贺卡和信封都是小其花心思亲手做成的。正值高二会考的她想送份礼物给刚住院的爸爸“鼓鼓劲”。

前一天，陈华明做完身体检查，医生告诉他，情况可能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黄晓云有些慌，陈华明却很平静。他忍痛开车去学校接回女儿，在家吃了碗妻子煮的汤圆才住进医院。

今年1月7日，46岁的陈华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1月28日晚9时许，他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喘不过气，后因治疗无效离开人世。

A面：三社村村民的贴心人

三社村村支书曾祥棍说，初见陈华明，见他长得浓眉大眼一脸严肃，直觉会有“距离感”，但很快就发现他没有一点架子。陈华明逢年过节后回村都带年货给村民，像走亲戚一样，村里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叫他“侨联大叔”。

“‘侨联大叔’是村民的贴心人。”三社村小学校长张锦达说，陈华明很爱护孩子，有次他开车看到一名走路不便的残疾学生，马上把孩子扶上车送回家。还有一次路遇一名患脑瘫的学生，他也护送回家，事后还给了张锦达50元，让他转给学生的爷爷，“给孩子买营养品”。

51岁的村民曾繁平一家四口，2个孩子上初中。过去，夫妻俩种田为生，年收入1000多元，一家人与鸡鸭一起挤在40平方米的百年老屋生活，是典型的贫困户。陈华明进村后，了解到曾繁平会开拖拉机，便筹资1.08万元帮他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让他做机耕专业户帮村民耕地，年收入上万元。去年年底，曾繁平建起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

“我一直在等‘侨联大叔’回来搬新屋，喝一口我们自己酿的客家娘酒，没想到‘侨联大叔’这么快便走了。”曾繁平的眼里蓄满泪水。

曾祥棍至今难以忘怀，最后一次临别时，陈华明与村干部相约，回来要为村里单亲孩子找赞助让他们能安心上学；还要将村希望小学大门口的泥土小道铺成水泥路……

B面：富有朝气的体育“全能”

提起陈华明，市侨联办公室张主任一连说了好几个词：朴实、富有朝气、乐观积极、爱憎分明。陈华明做事干净利落。当初，单位领导找陈华明谈话，提起驻村干部一事。陈华明一听，当即表态“我可以去”，甚至罗列了一堆自身优势：农家子弟、语言相近、有驻村经验、家人也同意。

在同事们眼里，陈华明聪明，学什么都快，而且肯下苦功。羽毛球、保龄球、游泳、围棋、桌球、扑克……样样精通，简直是个体育“全能”。玩扑克，在单位甚至在系统里都是“超级高手”。羽毛球才练了5年，球技已相当出色，经常被请去当教练。

1月28日下午，同事们前往医院探望。“那时他已吸上氧气。”看见同事们，陈华明右手挥起，还竖起了大拇指。“意思是他很好，让我们快回去。”放疗期间，打着点滴的陈华明还和同事们击掌打气。“那样的人，太意外了。”张主任喃喃自语。

C面：全家的顶梁柱主心骨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黄晓云还没有缓过神来。她说，丈夫一直身体强壮，很少感冒发烧；他喜欢运动，平日也坚持锻炼，4年前还为健康戒掉抽了20多年的烟。没想到一发病就来

势汹汹，没有任何特别征兆，确诊后病情却迅速发展无法挽回。

陈华明比妻子黄晓云年长5岁，他们都是广东饶平人，就读于同一个中学。在一次班干部活动上，初中部的黄晓云与高中部的陈华明第一次相识。若干年后，黄晓云到广州上大学。已在广州工作的陈华明特意来看望这个刚刚离家的同乡小妹。爱情开始萌芽。

这段上世纪80年代的爱情朴素而平淡，但黄晓云觉得“特别踏实”。大学毕业一年后，她嫁给了陈华明这个“值得依靠”的男人。

婚后的生活温馨甜蜜。女儿出生后，黄晓云觉得身材变胖体质也变差了，有点闷闷不乐。陈华明心疼妻子，提议二人一起去学羽毛球。他们约定每个周末去球场打球一两个小时。不管工作如何辛苦，陈华明从未爽约。黄晓云说，有时自己犯懒不想打，丈夫都会督促她鼓励她去。

做事认真的陈华明，为了陪妻子锻炼身体学打球，最后把自己练成了高手。在2009年“市长杯”广州市羽毛球系列大赛中，他和妻子还拿了小组第一名。

陈华明是一家的顶梁柱、主心骨。有丈夫在，黄晓云觉得一切都不用操心，只要把家务做好就行。任驻村干部后，陈华明对妻子说，他在家时间太少，一家子的事都靠妻子操持，真是辛苦了她。难得回家，他都会一把包揽下妻子的家务，拖地、买菜、煮饭，再烧两个拿手的菜。

D面：有点完美主义的爸爸

“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自豪。”小其说，小时候觉得父亲是座山，能为她遮风挡雨，扛住一切。长大后，她才渐渐了悟父亲身上担子多重。

陈华明当“村官”后工作很忙，常常一个月回家一次；后来工作上上了正轨，才每两周回家一次。有时候，从画室回到家里，小其发现开了几个小时车的父亲已经累得睡着了。

一家三口分外珍惜相聚时光。每次晚饭，三人边吃边聊，常常两个多小时才能结束。饭桌上，他们分享彼此的近况。“爸爸会说村里的孩子有多可爱，他又拉到了多少赞助。”

“要严格对待自己，能做好的事情一定要做好，要知恩图报、助人为乐……”十几年中陈华明的谆谆教诲，小其一一道来。顿了几秒，她补充说“爸爸有点完美主义”。在化疗期间，甚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仍是那要强的性格，咬牙挺住深入骨髓的疼痛，毫不示弱。

小其从未想过父亲会如此快地倒下。她已经习惯了每隔半月回到家里，沙发上的陈华明微笑着挥挥手，轻声对她说“哎，我回来了”。

然而，小其知道，如今父亲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了。

爱讲笑话的大男人

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充满欢笑。17岁的女儿自小便是一家人的开心果。黄晓云觉得，女儿的幽默感是遗传的，陈华明在家也经常说笑话讨妻女欢心。可这个爱讲笑话的男人“笑点却很高”，常常黄晓云和女儿已经笑作一团，他仍然一本正经。“你是不是要等到明天再笑啊？”黄晓云和女儿经常打趣地问。后来，这句话就变成三个人之间的“口头禅”，一旦有个人没有被笑话逗乐，就会被这样问。

孩子气的打赌

年过四十的陈华明有时候还很孩子气。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他和女儿打赌，要是中国金牌数没有拿第一，之后一个月家里的碗都归他洗。

陈华明赌输了，真的就老老实实地洗碗一个月。说起这件事，黄晓云笑得甜蜜又苦涩。

小鸟女儿的大象

“小鸟和大象。”说到父女俩关系时，小其笑了，睫毛上挂着泪珠。“小鸟能站到大象的背上。”父亲如同大象一样，是个坚实的保护者，女儿如同小鸟一般，飞得再高也不怕，因为不管从何处跌下，总会落在父亲厚实的背上。“他希望我飞得更高更远，看到更美好的世界。”

再也无法实现的愿望

一家人曾经约好要趁春节假期，一起去泡个温泉。前两年的春节，一家人也是这样过的，但这次的温泉之旅却再无法成行。

“原本我和妈妈计划今年夏天去爸爸扶贫的地方走一走。”小其说，她打算高考后的暑假去三社村教村里的孩子画画。“爸爸笑得很开心。他说‘好啊，我们一起去’……”回忆至此，这个冷静自持的女孩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文 / 图：记者张丹羊、叶仕欣、徐一斐